

# 奶奶的月饼

魏亮

临近中秋节，各大商场上架了品种繁多的月饼，这些月饼都是机器批量生产和打包的。我在挑选月饼的同时，想起了奶奶的手工月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而父亲在城市工厂上班，母亲在外地打工。自然而然地，奶奶承担了照顾我的责任，我的童年是和奶奶一起在乡下度过的。

小时候的中秋节，在我的记忆中是留有一席之地的。中秋节这天，因为父母亲在外忙工作，我们家并不能真正实现团圆。我和奶奶过的中秋节，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奶奶做的手工月饼。

中秋节前，奶奶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她会去镇上的集市买些做月饼的原料，还有我爱吃的糖果。到了中秋节这天，她就开始忙碌起来。奶奶先把一个大盆端出来，大盆里面是已经发酵好的面粉。我则在一旁观看奶奶做月饼。奶奶是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对于手上的功夫，我是真心佩服。只见奶奶熟练地从大盆中取出发酵好的面粉，逐一揉成团状，摆在长长的案板上，然后用一根小木棒将面粉团转平成面饼状。后来我才知道，小木棒

叫擀面杖。随后，奶奶把从集市上买来的红糖逐一放在中间，再把面饼包起来，搓成圆团，然后用手轻轻地将面团压成圆饼，这才算是月饼的最初造型。为了让月饼有特色，奶奶拿出刻有文字和图案的模子，在圆饼正面用力摁了一下，并教我识字，比如团圆、安康、吉祥……

接着，奶奶在灶台上的铁锅里注入水，再将成型的月饼放入蒸笼内，最后将蒸笼放置在铁锅上。接下来就开始生灶火，随着灶台火苗往上窜，铁锅内的水开始沸腾。奶奶有经验，估计差不多蒸熟了才熄火。蒸熟了的月饼还不能吃，奶奶等了一阵子，才在月饼上刷上茶油，取出一口平底铁锅放在灶台上，再生火，开始烤月饼。经过一番功夫，在灶台旁忙碌的奶奶额头已渗出晶莹的汗珠。待到月饼真正出锅，那浓郁的香味早已扑入我的鼻端。出锅的月饼金黄色，极其诱人。我恨不得马上尝鲜，精明的奶奶早看出我的心思，面带微笑地说：“细孙，太烫了，等晚上再品尝。”

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家乡的中秋之夜美丽而迷人，奶奶家小院

里的桂花树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奶奶将桌子搬到葡萄架下，桌上摆着红糖月饼、糖果之类的零食。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皎洁的白月光倾泻在桌面上。我和奶奶坐在桌边，我不等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月饼品尝起来，那香甜的滋味，回味无穷。奶奶看我吃得开心，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了花。奶奶只品尝了一小块月饼，她还给我讲故事，现在只记得大概讲的是嫦娥和吴刚在广寒宫的故事吧。不知不觉，夜已深。那年中秋之夜的情景，真是温暖一生。

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离开了奶奶。岁月流转间，我已步入中年，奶奶也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如今，一到中秋节，我都会想起奶奶，我知道再也品尝不到她亲手做的红糖月饼了。曾经的温暖生活场景无法再复制，曾经的美好记忆只能留在心间。中秋节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其寓意是家庭幸福美满和人们团聚，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对于我而言，还有一层内涵，那就是祖孙之间浓浓亲情的回顾与眷恋……

# 九月

许晓鲜

九月  
风儿迷途  
在一片斑斓里乱了脚步  
河流消瘦  
前行的步履越来越轻  
雁儿南飞  
在天空书写灵动的字迹  
有树邮来泛黄书信

道“离别”  
有花儿殷勤开放  
说“秋来”  
瓜果远远飘来诱人香气  
山川大地  
捧出深藏的凉意  
为重逢  
万物，再一次动容

# 茶铺

周祎

上古时期  
一阵春风拂过衢北山川  
仙风道骨  
鹤发童颜的太上老君  
看上了一处静谧秀丽的宝地  
带着两个童子，手拿芭蕉扇  
日夜炼取返老还童回春丹  
不多不少一百颗  
由此有了百丹坪

闻一下，芳香四溢  
路人香客口干舌燥  
饮之如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老汉的子孙坚守茶铺  
佛心善举传天下

山高水少，怎能炼丹  
太上老君手持玉净瓶  
腰系紫金葫芦  
用仙杖插了插地  
便有了玉泉井  
泉水喷涌而出，清澈如镜  
故名为玉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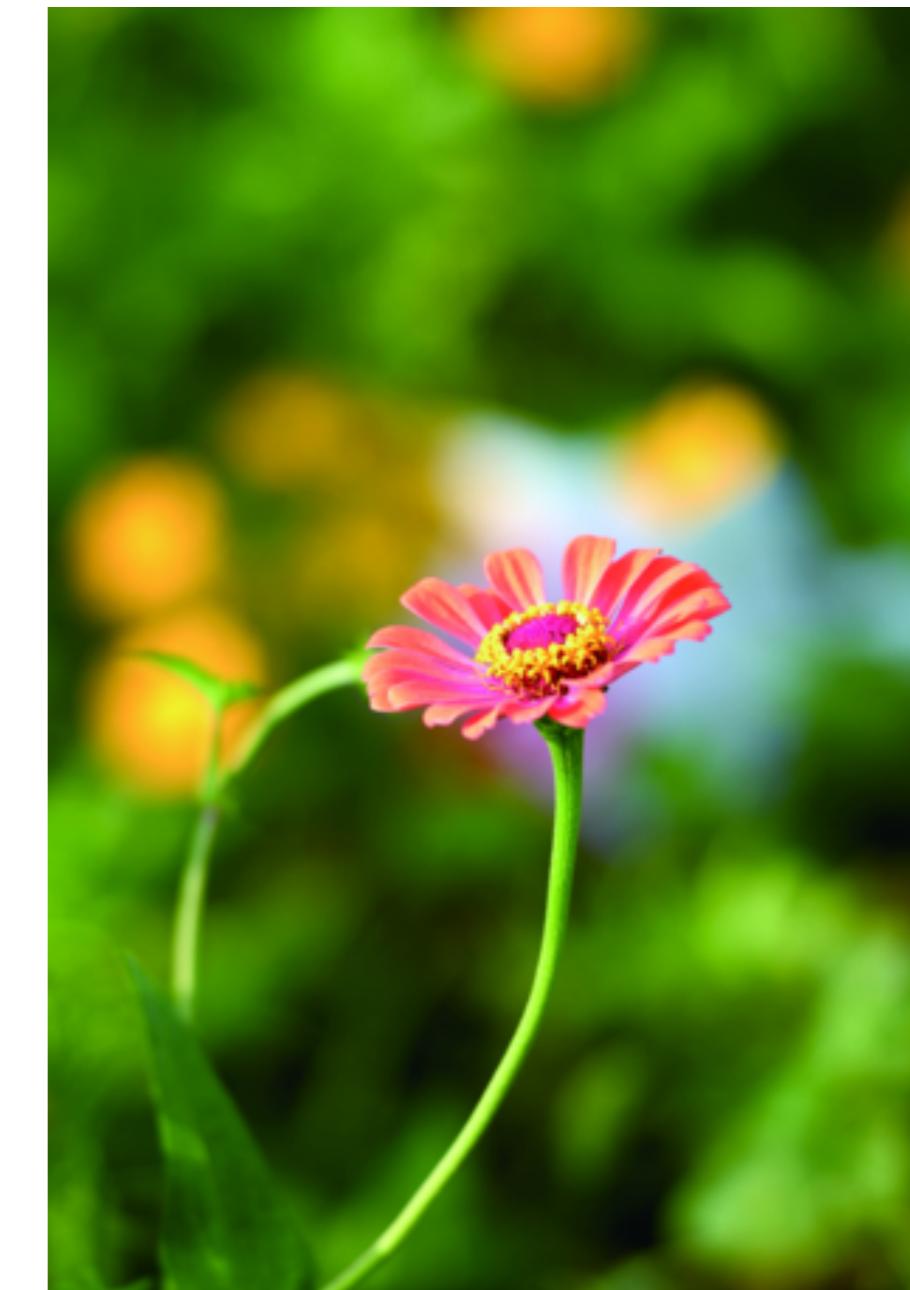
从此，九华香道边

成了有名的茶铺  
路边的村庄

也被称为茶铺村

而今的茶铺  
煮的还是  
带着晨露的高山野茶  
熟悉的味道  
喝一口，唇齿留香  
杨梅酒、石斑鱼、观音菜、  
笋干、野芝麻叶  
还有碧绿的神仙豆腐  
令人心驰神往  
漫山遍野的翠竹  
巧妇化为笼帚、  
竹篮、斗笠……  
仙姑与我席地而坐  
细语喃喃  
茶铺应是一壶名贵的香茗  
丝丝幽香冲淡浮尘  
岁月打磨，更加风姿绰约  
照亮我的前世今生

玉泉山上，杜鹃盛开  
红蓝紫绿白  
玉泉山下，庙源溪旁  
一个江南小村  
依山傍水，如诗如画  
古树老街土屋犬吠  
妥妥的小桥流水人家  
村口的千年古樟下  
一老汉开灶点火  
用玉泉山的圣水  
百丹坪的高山野茶  
日日烧出  
热气腾腾的大碗茶



# 笔石缘

祝江红

张父大怒，给了张大山一巴掌，说：“又不是只有李家一个女儿，我们给你张罗媳妇。”

张大山似乎被张父一巴掌给打醒，笑笑说：“爹，我就要娶素素。”

张家人见张大山这么镇定，愈发担心出事，然张大山做出的举动令大家大吃一惊：他自顾自端起碗吃饱饭，转身扛起锄头担子出门，只身来到笔石上游的河床，开始挖河挑石。

看着张大山匪夷所思的举动，大家好一阵子才会过意来，张大山这是要改道河床。

于是，余东村人都知道张家小子为了迎娶李家姑娘，竟行愚公移山之举。这次，意外的是张父没有横加干涉，因为大家看见，张家大小八口人扛着农具在河床挖石挑石。张家改挖河道成为余东村的奇景，大家赞同有之，反对有之，就连外村人也赶来瞧热闹，一时之间传遍了整个衢州府。

这一来，李家压力陡增，背后遭人指指点点，李母数落李父说：“闹这一出，叫我们素素怎么嫁人！我看大山这小伙不错，哪个男子能为女儿去挖河改道？”

李父不响，口里啜着烟杆子有意无意瞧着张家所作所为。而李素素在李母的支持下，破门而出，和张大山一起挖河挑石。见李父默许，众人便劝张家停止挖河，但此时在笔石上游挖河道的已不止张家几人，竟有多人参与进来，而且随着时间一长，挖河大军日益壮大。然而，河流改道工程浩大，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承想，春夏之交，持续多日暴雨，河水大涨。待河水退去，河床拐了个弯，那笔管已然横卧水中，隐隐然成了堰坝。人人称奇，称那笔石为笔堰坝，都道是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感动上苍，又想起当初风水先生所说，余东村要出文曲星了。

张大山和李素素结婚那天，余东村张灯结彩，除了许多邻村人家前来道贺，连衢州府也派员参加，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张大山和李素素育有一子，年轻即有画名，擅画人物、山水、鸟兽、草木，尤精于壁画创作，后来成为大画家。他还为衢州很多寺院画了壁画，据说一次在笔堰石作画时，全村老幼竟至，观者如堵。



艳丽

汤青  
摄

衢州柯城，有一余东村，村口有溪河经过，溪卧奇石，状若笔管，村人称笔石。原先，这奇石并非横卧，而是头朝上游，尾在下游。有一风水先生路过，言说余东村风水俱佳，文曲星水，如这笔石能横卧，肯定能出文曲星。然百年来，河水滔滔，笔石屹然不动。

笔石左侧有两丘田，上田是张姓人家，下田是李姓人家。遇到酷暑水田浇灌，两家必起争执。但两家矛盾抵不住两情相悦。李家生有一女，叫李素素，张家有男叫张大山。两人从小一起和泥长大，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了郎情妾意，到了非你不娶非他不嫁的境地。可张父说，我们和李家关系势成水火，他们不会答应。

果然，李父扬言：除非溪中笔石横卧！

李父气恼女儿跟张家人牵扯不清，打了一顿不说，还将其锁在家中禁足，并且四处托人做媒要嫁女儿。张大山听此消息，愁眉苦脸，不吃不喝，一个人魔怔似地围着溪中笔石转圈，口里反复念叨：笔石横卧、笔石横卧……

秋菊

李陶 摄